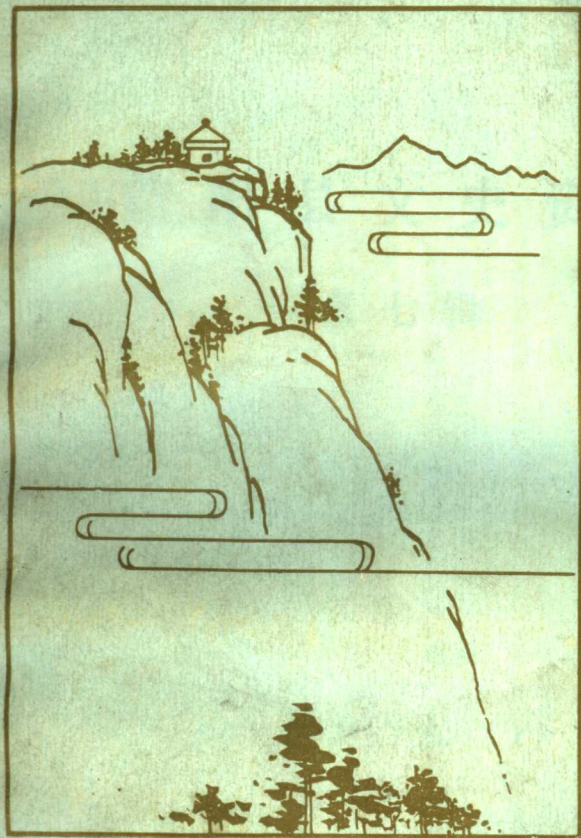


信陽縣文史資料



第 七 輯

政协信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信阳县文史资料

第七辑

政协信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二年十一月

目 录

一、三、四十年代的明港小学·····	张永楨 (1)
浉河港学校琐记·····	陈世鑑 (9)
平昌关两等小学堂·····	胡守寅 (19)
王泮琴先生抗暴办学的英烈事迹·····	马忠荃 (22)
追忆信阳私立义阳中学我的两位良师·····	张柏年 (25)
琐忆在老首长陈少敏同志身边的二、三事·····	曹国安口述 刘开造整理 (27)
张轸将军在义光中学的一次讲话·····	郑立平 (31)
黄樵松将军在信阳·····	<u>暴春霆</u> (34)
琐忆刘战云在邢集任县长的二、三事·····	胡守寅 (38)
神枪手——记抗日勇士黄玉义同志二、三事 ·····	曾昭辉 祝建忠 (42)
保卫四望山，攻克吴家店战斗片断·····	王友章 范东方 (46)
我爱信阳·····	詹国祥 (51)
迷惘彷徨·····	詹国祥 (53)
怀念恩师·····	詹国祥 (55)
抗战期间见闻杂录·····	杨在山 (58)
简谈四十年代社会上所谓“十大赖”·····	苏 准 (68)
对抗战胜利后“军官总队”的认识·····	李树刚 (78)
内黄县白条河农场生活的片断回忆·····	李树刚 (81)
汉代文化遗址——古城岗·····	郝长春 (85)

游河村格子门发现八百余人头骨存以待考……郝长春(87)

信阳名刹——祝佛寺……李诚中(88)

古城金币之谜——郢爰与陈爰考释……秦佩珩遗文(90)
黎文明提供

孙显与孙显墓碑……胡守寅(92)

南浙北淮话西瓜……李亚峤(94)

〔讣讯〕

暴春霆、丁书文、曹季彦三委员相继离世……孙佳保(98)

回顾三四十年代的明港小学

张永祯

抗日战争前夕，地处信北边陲的明港，已是南通北达，客商云集，市井繁荣的商业重镇了。这是仅就商业市容而言，至于文化教育却比较落后，当时全镇区只有一所象样的小学，谓之“洋学堂”或“大学堂”，即“信阳县第五区立明港小学校”。说它是“洋学堂”、“大学堂”，是因为全镇除该校之外还有几家私塾，如杨柳堂、陶真一等几位老学究私人开设的学馆，或者是地方的豪门望族自请塾师为其子女授业，这些馆、塾所学课程无非是五经四书之类。另外，同“大学堂”相对而言的还有福音堂、天主堂办的两所教会小学，所用教材已是教育部审定的课本，但学校规模都很小，只不过设一两个班，有两三位教员。

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明港区立小学

明港区立小学校址就在明港寨内的东南角，紧靠大东门，即今“县二高”的东北部，面积相当二高的四分之一。校舍原是一座庙宇，校址中心就是当时的庙堂，坐北向南是三间大殿，东西各有三间厢房相对称。大殿建在一米高的台墩上，飞梁画栋，重檐挑角，蔚为壮观。大殿往南约五

十米处是新建的一排四个教室的青砖平房。其建筑式样、结构在当时可算一流：有安着玻璃的窗子，可上下推拉，有纸筋灰粉刷的天花板，有水泥打抹的地坪，有带拱门的走廊。大殿北约20米处是学校大门，附近有三间平房，内设传达室、校务处和教务处。

当年的“大学堂”，开设六个班级，一至六年级，每班四、五十人。校长全位西，明港镇人，已年近花甲。教师十多人，授课已使用国家教育部颁的教材。初小一年级有国语、算术、自然、卫生、社会等科；还设有体育、音乐、美术、工作（劳作）、童训等技能科。学生的负担可谓重矣！而今回顾起来却无什么吃力的感觉，想必是当时没有家庭作业的缘故吧！一个一年级的稚童，对每堂上什么课，拿什么书，总是不甚了了，多半是上课铃响后，由“大学长”——年龄较大的同学传呼着拿什么书，是兰皮书（自然）或黄皮书（社会）。再如今日的语文课，当时就分为读法（国语）、书法（习字）、缀文（作文）等。每到书法课，即是学生写大字，课堂上磨墨声、碰撞声不绝于耳，还有下位找水磨墨的，有手脸弄上墨污去池塘洗涤的，老师则听之任之。至于“童训课”，即童子军训练。童子军有童子军服、童子军歌，并有其礼制、信条等。童子军服为草绿色棉布制作，军帽为布制大顶遮阳帽（草帽式的），上身为绿褂，下身男生为西装绿裤衩，女生为黑色短裙；领巾为一半白色，一半兰色的三角巾（象征青天白日）；腰束如皮带一样宽的布制腰带，扣环为生铜铸制，上有“智、仁、勇”三字，乃童子军的信条。高年级的童子军还佩带水壶、饭包、绳索、六开小刀，手执一头白一头红的警棒。这样全身披挂，倒也整齐气

魄。训练时教正步走，行举手礼，唱童子军歌：“中国童子军，年纪虽小志气真。献此身，献此心，献此力为人群。忠孝、仁爱、信义、和平同是我们行动的精神，大家团结向前进……”上四年级时，又增加一门珠算课，授课者就是全位西老校长，他把毛珠算挂在墙上，边拨算子边唱口诀，动作与口诀同步，腔调抑扬顿挫，洒脱倜傥，富有音乐美感。音乐课教唱的歌曲有《渔翁乐陶然》、《破院里静悄悄》、《蝴蝶姑娘》、《空枝树不开花》等。

“七七”以还，芦沟桥的炮声惊破“霓裳羽衣曲”，华北的烽火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潮，明港小镇也迅速卷入抗日怒涛之中。音乐课一扫那种缠绵悱恻之音，代之而起的是高亢嘹亮、慷慨激昂的抗战歌曲。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、“风在吼，马在叫”等歌声响彻云霄，鼓舞人心，激励斗志。这些抗战歌曲多半是由抗日前线换防来的驻军31师、32师政治部宣传员所教。同时，他们还在街巷墙壁上用石灰、红土写下许多唤起民族抗日的标语，记得他们曾在天主堂（今二小）围墙上大书着“扩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的口号。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校外、在课堂无时不在进行着，学校每日早会和晚会的大集合都要进行“形势教育问答”，即：由一位学生站在讲台上高声提问：“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？”台下异口同声：“日本。”“怎样才能打倒我们的敌人？”齐答：“军民团结，誓死杀敌，驱逐倭寇出中国。”在课堂上老师也经常给我们讲时局。记得有一次老师说北方日本兵已到漯河了，南方汉口战事很激烈。1938年上半年北面徐州会战，南方武汉会战。明港已开始有空袭警报，市井人心惶惶。镇上几家大商店，如美利、

大华百货商店、洪聚隆纸烟公司、德大煤厂、公兴存货栈的老板们已关门停业收拾细软携带家眷向西安、重庆等地逃避。明港区立小学也就在这战云密布时解体了。

抗日战争时期的明港天主堂小学

1938年10月武汉失守，接着信阳沦陷，日军侵占了长台关，构筑坚硬的防御工事，长期盘踞在那里。从此中国与日本以淮河为界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（直至1944年春日寇发动打通“大陆交通线战役”，明港才陷入敌手）。此时明港地处抗日最前线，正面战场是国民政府的68军143师驻守明港至确山一线，当时铁路已扒毁，桥梁、票房也荡然无存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焦土抗战”。而明港以东的肖店、龙井，以西的王岗、尖山就是我新四军五师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，当时流亡的信阳县政府已迁至邢集。盘踞长台关的日本兵在相持阶段的五年多时间里，大举北犯明港就有四、五次。此外，双方在“边界”上的遭遇战乃是经常的，日本兵在三官庙架起大炮轰击明港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了。

迨至1940年春，人们在非常时期生活已经一年多了，对硝烟弥漫，炮声隆隆也习以为常处变不惊了。有人曾在过年的对联上写道：“枪声炮声飞机声声声入耳；国事家事世界事事事关心。”当时人们惊魂已定，社会秩序渐趋正常，我们这群辍学一年多的“难童”被收容到天主堂小学学习。由于天主堂的两位神甫是德国人（当时德意日三国曾结为法西斯军事同盟）日军在进犯明港时，难民都往天主堂里跑，企望得到庇护。我们这群一百多人的学生共分三个班，一、二

年级一个班，三、四年级一个班，五年级一个班，六年级尚付阙如。教师三人都是天主教徒，外加两位洋人——神甫，编制很随便，未闻谁是校长，如果有，那一定是高个子神甫，中国名字叫干荫楨。组织很松弛，学生流动性大，来去自由，正符“春满堂，夏一半”之戏言。

那时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，教材奇缺，根本未曾见到过新课本和报刊杂志。解决教材的办法就是选文抄书，教师选文乃随心所欲，抄啥学啥。我们这个高级班才十来人，虽蜗居一间斗室，但比较起来还算得天独厚，那两班每班都是六、七十人，摩肩接踵，秩序哗然，又是复式型课堂，教学工作异常艰巨。神甫和老师都不厌其烦地讲述“道理”——圣经，以实践其办学宗旨。每周专开一节“道理”课，学生们大多乐于听“课”，因为，谁不心驰神往那天堂般的“伊甸园”呢？谁个听了天主抔土造人而不惊奇呢？教算术的老师是何大化神甫，这位日耳曼族人课堂上操着生硬的华语，讲“分数”、解“四则应用题”，尽管我们不易听懂，但他还是耐心地循循善诱。另一位神甫兼校长给我们上英语课，教学A B C的草书和楷书及其大写和小写的书写规则。国语课无非是抄书、背书，学的多为古典文学作品，如《赤壁赋》、《师说》、《祭十二郎文》、《归去来辞》等。这对一个小学生来说，真是读起来诘屈聱牙，听起来味同嚼蜡，但也不无好处，至今有些章句我仍能出口成诵，从而奠定了些微的古典文学基础。

以上困难窘境虽然严重，但还不足以危及生命安全。当时我们最怕的乃是敌机空袭，那“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，无限欢笑转眼变为凄凉”之句，并非夸张，亦非耸人听闻。

1938年秋，敌机首次空袭明港，在西张庄附近扔一炸弹，弹坑约四米见方，近两米深。1939年春空袭，死伤十数人。我亲见有一妇女在明河大桥东侧河坡被机枪射死，入棺时身体还是软的。同年夏，敌机在今胜利街中段公安分局附近投下燃烧弹，烧了半截街，座落十字街口李恒顺杂货行的三间楼房（今工商银行大楼址）在空袭之下，顿成一片瓦砾。1940年春，我们正上课，听到空袭警报立刻争先恐后往后院防空洞里跑。有一位老师将一面“卍”字旗用压杆式的旗杆挑向空中。这面旗帜成了“挡弹牌”。我们在防空洞里听到隆隆的飞机由远而近，声音由小而大，大得震耳欲聋，顷刻“咚……”机枪扫射的声音就象在我们地洞的顶部吼叫。大约十几分钟警报解除，我们出了防空洞急忙归家，走到距学校百米处，今医药公司南边，见到被打死的两匹军马斜躺在街心，附近墙壁上有不少弹痕。

抗日战争时期的明港中心小学

1940年秋，流亡邢集的信阳县政府指示“明港区小”复课。该校校舍历经战乱已是满目疮痍，一片凄凉，仅有大门内的三间房屋幸存。就在这三间房里，我们“复校”了，有学生二、三十（多半是未挤进天主堂小学的），校长仍为全位西。后来上级以行政手段将区小与天主堂小学合二而一。合并后，统一的校名为“明港中心小学”，校长由明港区长郭清波兼任。这时的学校真如鸟枪换炮，面目一新。很快增加了三个班，教师达十数人，校舍由天主堂原址向北又拓展三分之一，去掉了复式教学班，班次还增加了六年级，教学

逐步走上正轨。但教材仍然奇缺，时局更加险恶，天上常有敌机空袭，地上有敌寇扫荡。一天夜晚，日军与国民政府军在长台关北、三官庙南的“十字江”交战，隆隆炮声不绝于耳，机枪声亦隐约可闻。翌日晨，在上学的路上碰到了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。只见两位老百姓抬一竹床，上面躺着一位伤员，据说是在战斗中负伤的排长，他的左手掌至手腕的部位，其骨肉被枪弹夺去大半，上臂用带子紧勒着，伤口处血已流干，白骨茬与猩红色肌肉裸露着，没见到什么急救的药包和药物，实在惨不忍睹，令人心寒！作为学生，作为一个国民，只有深表同情而已；我们只能唱着这样的歌对前方将士以表安慰和敬仰：“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，为着千百万妇女、儿童，受了极荣誉的伤，躺在这病院的床上……听吧！飞机还在不断地丢炸弹，大炮还在隆隆的响，我们要流尽最后的一滴血，守卫着我们的家乡！”

天主堂小学与中心小学各具特色：前者带些宗教色彩；后者政治气氛较浓，取消了“道理”课，增设了“公民”课，竟在小学生中灌输《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十二条》。音乐课多是教唱抗战歌曲《长城谣》、《黄水谣》、《洪波曲》、《松花江上》等；而前教会学校则唱“圣歌”。由此可见，以上两校学习内容和办学宗旨是迥然不同的。校长郭清波教授国语和音乐，老校长全位西教算术。平时除空袭警报干扰外，尚能保证学习时间。1942年夏，非常时期的小学首届毕业生学习期满，举行了毕业庆典，总共才十几人，除了两三人走向社会，其余都到邢集投考信阳县中，因沦陷，县中生源较少，我们均被录取。

1944年春，日寇为挽救太平洋战场的败局，发动了“豫

湘桂战役”。仅一个多月河南全部沦陷，明港中心小学再次被迫解散。

解放战争时期的明港中心小学

1945年8月，日寇无条件投降，明港又回到祖国的怀抱。光复后的中心小学，地址选在中山街南段的湖北会馆，即今一小所在地，校长张民生，班级增加到12个，教职员工近20人，教师素质普遍提高，新来的教师多系信师毕业生。然而正当举国上下欢庆抗战胜利之日，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，明港地处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平汉铁路线上，也就自然地堕入了“国统区”。国民党政府在学校推行“党化教育”，教唱反共歌曲，灌输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思想毒素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明港完全小学

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。1949年春明港解放。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，人民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，劳动人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。原明港中心小学改为“明港完全小学”，校长冯羨芝。这不是简单地复校或改变名称，而是脱胎换骨，革故鼎新，人民的学校彻底贯彻“教育为工农兵服务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的教育方针。这时的我已成为青年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现在我已离休，把我所知道的三、四十年代明港小学的变迁情况记述下来，供后来研究明港镇教育情况的同志参考。

浞河港学校琐记

陈世镗

现在的浞河港学校，位于信阳县城西南50华里，临浞河之畔，南湾水库之滨，紧沿水位线，地处深山区。山青水秀，茂林修竹，景色宜人。学校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是一个幽静的所在。

1955年秋，我调浞河港完小（当时称南王岗完小）任教导主任，工作近十年，历任完小教导主任、校长、中学教导主任，直到1964年离开此地。现就我所亲历和耳闻目睹的一些情况作一记叙。

一

浞河港学校创立于1912年，原名“王家岗高等小学堂”，南王岗集东后街为其故址。1912年春，当地民众，为发展乡村教育事业，方便儿童就近入学，经商定推当地望绅曾纪林筹款建校。始建校舍瓦房36间，其中教堂3所共9间，校长室（即办公室）3间，礼堂3间，其他为教员学生斋室。本年秋招收学生3班，其编制分甲、乙、丙（甲为高级、乙丙为初级）三级约有学生90余人。甲乙两级学生均系四周塾学转来，丙级系当地新招。有教员共6人，校长陶灏佑，教员

有陶修哉、刘金安、王雅斋、吴敬臣、江书门，其中陶修哉、王雅斋为科举时秀才。开设课程，高级为共和国文、历史、地理、算术、修身；初级为共和国文、算术、修身。教员薪水以年计算，每年五石稻谷，折大米1900斤，有时不能完全兑现。

1914年校长陶霁佑病故，由教员陶修哉继任校长，王雅斋、江书门、吴敬臣已去他校任教，遗缺由陶定九、陈据五充任，并选本年毕业生叶柏青留校任教。由于学校教员一人出缺，遂将学生四班（1913年增丙级一班），改为两班复试上课。有学生135人。

1917年秋，学校更名为“王家岗小学校”。1927年，张树楚任校长时，新增教员陶启初、汪中华、刘国藻。由于陶启初、刘国藻受刘国章（刘国藻之兄、共产党员，当时在苏联学习）的影响，思想上倾向革命，并接受当时我党地下工作者给予的宣传任务。他们将一部分学生组织起来，发展为宣传力量，发给红领带一条作为标志。同年4月30日，他们组织学生百余人，在王家岗集宣传，高呼“打倒土豪劣绅”、“铲除贪官污吏”等口号，并张贴标语。这个宣传持续两天，当时由地下党组织领导，在农村成立了农民协会、妇女协会，使王家岗一带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。

5月2日，当地民团带领地方武装300余人，包围并闯进了学校。陶启初、刘国藻两教员被民众掩护，幸免被捕。其他教员和学生亦闻讯纷纷出走。民团扑了空，就将学校捣毁一空，学校被迫停办。同年秋，熊向林、陈关合、陶中华又来学校收拾残局，招收初级学生一班近50人，熊任校长。他们由于受前段学校革命活动的影响，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

领导下，又继续在学校进行革命活动。

1928年春，陈关合等在校的革命活动又被国民政府发现，随即派军队纠合地方武装包抄了学校。陈关合等避逃至四望山，后转至湖北浆溪店，反动武装直追到浆溪店。陈关合不幸被捕，后押解回王家岗杀害。学校再次遭到摧残停办。

1931年，学校虽由陈爽亭、陶中华以塾学形式复课，收学生60余人，不久又停办。1932年又由熊向林复课收回学生50余人。1933年学校由吴惠洲接办，学生人数仅30余人，仍以塾学形式授课。

1938年春，当地又推绅士陈玉清充任学校校长，聘陶中华、陶君良为教员，重新将学校开办起来，收学生80余人，分高初两级两班授课。高级开设共和国文、古文、历史、地理、公民等课程，初级开设共和国文、算术等课程。是年秋，日寇侵入信阳，县城沦陷，继而日军又盘踞于王家岗集，并四处烧杀奸掳，学校被迫停办。

1941年，王家岗小学在集西20华里的仙石畈复校，名曰“王家岗乡中心中学”。陈玉清任校长，由汪中华、汪钜桥、徐胜模、陈子恒等任教师。校址设仙石畈河东湾，借民房22间作校舍，学生有高级1班、初级3班计130余人。开设课目：高级开国语、算术、地理、历史、公民等课，初级开国语、算术、常识。1942年学生发展为6班，计160人。

1945年秋，日寇投降的消息传到了仙石畈，师生奔走相告，欣喜若狂，到处燃放鞭炮庆祝。9月学校迁回王家岗集。因原校舍被炸毁，借街南首陈氏祠6间作校舍，仅有初级学生两班，计110人。只开国语、算术、常识三门课，因王家岗集地处王家岗乡十三保属地，因而校名为：“王家岗乡十

三保国民小学校”。

1946年秋，学校又恢复为完全小学，由当地士绅周运芳任校长，学生为高级1班，初级4班计150人。校舍不敷用，借沈家塘埂（距王家岗集约二华里许）董姓房屋9间。课程开设，高级为国文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、公民；初级为国文、算术、常识等，校名改为“王家岗乡中心国民小学校”。1947年学校发展到6个教学班，学生计230余人。但是，由于校长周运芳系国民党的清乡委员会主任，教师刘作民系当时王家岗乡公所的民政主任，其他教师多是大家富户子弟，吃喝玩乐成习，懒于教学，致使学校纪律松弛，学生学业荒废。1948年秋，学校迁到王家岗杨柳河之东二里许的花沿寺，学生有高级1班，初级两班计130余人。外地教师也因生活无着纷纷离职，只有当地教师周纯一、周圣才、梁任才、易树辉、汪钜桥等继续维系学校工作，到12月份，学校解散。

二

1949年春信阳解放，翻身后的农民迫切要求学习文化，遂自筹资金，并推请了刘少清、陈子恒为教师办学，校址仍设在王家岗街南头陈氏祠，校舍6间，招学生一班60余人。学校以民校形式进行上课，课程设国语、算术、常识，课本仍沿用旧式的国语、算术、常识。

1950年，人民政府决定在王家岗建立公立学校，遂派余钟祥为负责人，教师周志贤、项某等，接收了原有的民校，学生扩大到两班（其中一班为高初级复式）有学生80余人（其中高级学生17人），校名为“冯家庄完小分校”，设课

程国语、算术、常识等。1951年余钟祥任校长。同年秋，陈登懿调任教导主任，教师有徐乾元、易兴中、席怡、王延礼、莫乃琴等人。学生扩大到5班，245人，校舍不敷应用，乃移王家岗东首火神庙，时有校舍21间，校名改为“信阳县第十一区南王岗完全小学校”。高级开设语文、算术、自然、历史、地理等，初级开设语文、算术，本年高级毕业一班共学生17人。暑期本校教师随全县教师一起参加了“镇反”学习。

1952年春，学生扩大到8班（设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年级，其中五年级2班，二年级2班）计350余人。增调高级教师周志贤、周国安、杨义亭等，增调了初级教师湛正绪、蒋伟。暑期高级毕业班，计38人。同年春，党组织动员全体教师参加了“土地改革复查”运动，通过运动中访贫问苦，扎根串连的锻炼，教师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。

1953年春，教导主任陈登懿调走，遗缺由杨义亭任。秋，校长余钟祥调走，遗缺，调邱文甫充任。同年暑假，教师集中学习“杨传秩事件”，从思想上初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教育思想残余，使教师真正认识到教育学生必须采取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、导之以行、循循善诱、说服教育的方法，从而改善了师生关系。

1954年秋，校长邱文甫调走，出缺调李乙良接任，教导主任杨义亭调走，出缺调方金铭接任。暑假高级毕业1班共60人，招收一年级新生两班，学生扩大为9个教学班，计390余人。10月，学校随着全县小学整顿的开展也进行了整顿，扭转了学校闭门教书，不问政治的倾向，加强了党对学校的领导。